



小黑马的故事

袁 靜 著

小 黑 马 的 故 事

袁 静 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封面、插图：路 坦

小 黑 马 的 故 事

袁 静 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168 1/32 4 1/4 印张 4 插图 75 千字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78年8月北京第10次印刷

书号 R 10056·129 定价 0.33 元

致 读 者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再版我在二十年前写的这本《小黑马的故事》，使我心情激动，思绪万千。这本书曾被广泛作为阶级教育教材推荐给青少年们，而万恶的“四人邦”却把这本书当成“毒草”打入冷宫。我本人则被扣上一顶顶大帽子，并剥夺我十年的写作权利！……衷心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邦”，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解放了大批老文艺战士和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给革命的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我们党历来关心少年儿童的教育和成长，但由于“四人邦”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一领域也成了“重灾区”，他们罪恶的黑手伸进了广大的少年儿童中，他们鼓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以不学习交白卷为荣；以爱打架，会捣乱为能。他们还到监狱里把“李三麻子”之流请出来，在青少年中散布不少毒素。一些好端端的青少年，在他们的毒害下，向解放前的“小黑马”、“大眼猴”的道路滑下去，甚至堕落为少年犯。这些怵目惊心的现象告诉了我们：现在的少年儿童没有尝过旧社会的折磨和痛苦，他们应该从旧社会流浪于头的穷孩子的经历中，去体会和认识新旧社会确是两重天。

在新社会，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小黑马”被教育改造好了，

成为热爱社会主义、为公忘私的小英雄了。而“四人帮”却在青少年中散布种种毒素，那些流毒和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我们绝不允许“李三麻子”那样的人物再肆活动！今天，华主席、党中央为我们青少年健康地、茁壮地成长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让我们以坚定的步伐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阔步前进吧！

作 者

一九七八年春节

内 容 提 要

本书的主人公“小黑马”在解放前，是个流浪在街头讨饭的“小叫花子”。解放后，被政府收容、教养，送到国营农场去参加生产。一开始他很不习惯劳动，就装病、泡蘑菇，还开了小差。在外边又吃尽了苦头，才觉悟到只有参加劳动、建设祖国是唯一的出路。

作者着力写出了“小黑马”性格的纯洁、善良、聪明、勇敢，同时反映了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儿童生活。亲切、感人，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小说。

目 次

致读者

闯关	1
试试看	7
荒凉的农场	13
拍个巴掌打个赌	19
弄假成真	26
暴风雨	34
大忙人 and 大闲人	45
亲爱的妈妈	53
小蘑菇头	60
团结就是力量	71
“相思病”	82
露一鼻子	91
母子会	103
一场恶斗	113
后记	126

闯关

小黑马是一个孩子的外号。

现在，他当然已经长大了。如果你到他那个农场参观、访问，也许会碰见他正领着机耕队队员们开着新式的拖拉机，在祖国辽阔的田野上翻着黑油油的土地；也许他正和农场里旁的队长们在会议室作计划，争论问题；也许他正在平坦的操场上，进行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总之，他现在已经是成年人，是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了。人们或者叫他马长生同志，或者叫他马队长，很少有人再叫他小黑马了。可是在早先，在刚解放的那时候，他可确实是个小黑马，一个流浪于头的穷孩子；更正确地说，是个小要饭花子。他，有师傅，有把兄弟，有一套要饭的“技术”，说起来，可也不简单哩！

那一年，正是全国解放的第二年。一个初秋的早上，小黑马和他的两位“师兄”在天津市的一条大路上，溜着路边，探头探脑地往前走着。三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东吊一块补丁，西荡一片破布，蓬头赤脚，不成个样儿。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孩子，外号叫大眼猴，长得猴头猴脑，塌鼻子洼眼，活象个猴儿。他用胳膊肘碰碰小黑马，眯起一只眼儿低声说：

“这两天风声很紧啊，你可要多加小心。瞧见扎皮带的你就躲



着走，要来抓你，你就鞋底下抹油，快溜！”

“没事儿，他们抓不着我！”小黑马吸吸鼻涕，耸耸腰里的麻绳儿，把歪戴着的一顶破毡帽往后一推，有把握地说。

另一个从农村里流浪出来的孩子牛牛问道：“大眼猴哥哥，他们抓我们去干吗呀？咱们又不碍人家的事儿。”

“傻小子，你不懂，咱们师傅不是说过么，抓去就送兵营，当兵！老子当过小勤务兵，罪受够啦，老子死也不去！”

“那我们也不去！”两个孩子都应着声儿说。

到了十字街口，大眼猴向小黑马努努咀，带着牛牛就往东走，小黑马也向他们挤挤眼，打了个招呼：“晚上见！”就往西去了。

小黑马走到一个杂货铺门口，前后一看，没有警察，就掏出一串竹板，呱哒哒，呱哒哒地打起来，一面念着流利的数来宝：

“竹板打，慢板颠，我给掌柜的来请安，一来请安二问好，三来又把那麻烦讨，讨来个麻烦没多大，拿得起，放得下……”

杂货铺的掌柜，皱着眉头跑出来，挥手说：

“小叫花子，现在解放了，不兴要饭了。走吧，真讨厌！”

小黑马不理他，固执地数下去：

“咳，人要讲人一般大，掌柜的何必把我骂！我求掌柜的给了吧，工夫大了你省不下。要省你从大处省，能省十顷带八顷；要算你从大处算，能算十万带八万。我老傻，也能算，算来算去要了饭。别说要饭的搭拉头，要饭的不在下九流。河里流水上下分，人留后事草留根；人留后事防备老，草留根儿等来春。人人不留儿和女，清明佳节谁上坟……”

掌柜的叫他缠不过，丢了个小票子，骂骂咧咧地走进去了。

小黑马收了钱，耸耸裤腰带，又往前走。一抬头，看见是个棺材铺，他又呱呱哒，呱呱哒地数起来：

“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在棺材铺。棺材铺，盖得高，迭起的棺材到房腰。棺材棺材做的好，一头大，一头小，装上死人跑不了……”

小黑马正说得起劲，头上“梆”的挨了一下，手一护头，手指头上又挨了一下。一扭脸，原来是胖掌柜的拿烟袋锅子敲他，嘴里还骂着：

“小王八羔子，找打，你还不给我滚！”

说着就用手推他，小黑马死赖着不走。呱呱板又响起来了：

“咳，你要打，我不走，大大的工夫慢慢地‘求’，（注：读上声，泡蘑菇的意思。）‘求’到黑里你管饭，要给孬(nāo)的我不干，鸡子打卤(lǔ)过水面，牛肉包子沾大蒜，吃一口，沾一沾，看你合算还是我合算！”

他俩一个推推搡搡，一个磨磨蹭蹭，正在僵着，小黑马忽然觉得有一只大手搭在他肩膀上，斜眼一看，正是个扎皮带的人民警察。

“小孩，别在这儿捣旦啦，跟我走吧！”警察和气地说。

“到哪儿去？”小黑马白眼珠子一翻。

“到收容所去，”警察热心地说，“人民政府给你们安顿个好地方，有活干、有饭吃、有地方睡觉，比你在外面浪荡强多啦，走吧！”

小黑马望望警察手里拿的警棍，吸吸鼻涕，耸耸裤腰带，满不在乎地说：

“好吧，走就走！”

警察看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心里很高兴，就带着他往收容所走去。走啊走的，走到一条热闹的大马路，小黑马一看，嘿，可真巧，电影院的早场电影刚散，观众象潮水一般从大门里涌出来，马路上乱哄哄的尽是人。小黑马趁这股子乱劲儿，撒丫子就跑，警察在后面跟屁股紧追。

小黑马真象个小黑马，滑不溜地跑了个快。他个子又小，人又机灵，在人丛里七钻八钻，左拐右拐，眨巴眼工夫，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一天，小黑马东溜溜西荡荡，在大于小巷荡到很晚，肚子又饿，身上又冷又乏。

“怎么办呢？”小黑马想起师傅，心里就害怕，“今天要的这么少，师傅又要发脾气了，说不定还要吃锅贴（打耳光）呢！”

小黑马的师傅姓李，外号李三麻子，解放以前就是个流氓头。他到买卖家要钱，买卖家如果不给，他就往人家门上抹希屎，装死、耍无赖，闹得人家买卖作不成，还得多花钱，所以买卖家都怕他。自从他收了十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做徒弟，亲自出马的时候就少了。他们住在一家小店的破屋里，这小屋是利用楼梯下面的空地搭起来的，屋顶是个斜面，下面又窄又小。他自己睡在木板床上，叫孩子们挤在地上睡觉。地上铺着乱草破席，又脏又臭，活象个狗窝。两个孩子给一件棉袄，晚上当被子伙着盖，吃的是隔壁回民饭馆包下来的剩菜剩饭。孩子们每天出去要来钱，或是偷了东西，都得原封不动地交给他，他就是这样“管吃管住管穿”的。每当严寒的季节来到了，李三麻子经常挑一个最小的孩子——或是孙小宝或是小黑马——给他喝上两口酒，然后叫他穿着破烂的单衣，躺到

大个的雪地上打滚、哭嚎。这样，打动了行人的慈悲心，也有给钱的，也有给衣服的。冻得半死的孩子，不论得了什么，回去都得交给师傅，否则就得挨一顿揍。李三麻子的心眼儿就是这么坏。

月亮升得老高了，看样子许有九点了吧，流浪了一天的小黑马心里嘀嘀咕咕地回到小店。使他奇怪的是多一半孩子没有回来，大眼猴，牛牛也没有回来，回来的都象小狗似的睡熟了。师傅和往常一样，坐在他的床铺上，就着灌肠、肚片，喝白干儿。在一盏小煤油灯的照耀下，师傅的麻脸儿喝得通红，坑坑凹凹的麻点儿都仿佛连成一片了。可是，出乎意外地，师傅今天特别和气，不但没有动手打人，甚至连“兔崽子”、“王八羔子”也没有骂。还低声说：

“桶里是给你留的饭，吃吧！”

当小黑马饿狼似的吃着凉冰冰的剩饭的时候，师傅亲热地说：

“小黑马，咱们这行营生不好干了，咱们做个小买卖吧！”

小黑马不明白他的用意，嘴里支支吾吾还没答上句话，师傅就站起来了。他一站起来，就象个狗熊似的，脑袋差点顶着楼梯，突然说：

“小黑马，把你积攒的钱拿出来吧，咱们大家合伙！”

小黑马不敢看他，可是从他的声音里也能猜出他的颜色，心里暗暗地想：“这个鬼东西！难道他当真知道我的补丁里，藏着一张大票子么？这票子是我拾来的啊！”

小黑马没有回答，他的两只小黑手不知不觉捂在胸前那块补丁上。

“傻东西，”李三麻子歪着咀儿笑了，“做买卖赚了钱，也有你一份啊！”

当然，师傅毫不费难地把小黑马藏的那张票子搜走了。

本来，小黑马是和牛牛伙用一件棉袄的，今天晚上，牛牛没有回来，按说他可以一个人盖一件，暖暖和和睡一觉了，可是师傅早把那件棉袄收了回去，却叫他和二小子一块儿睡。二小子块头大，一件棉袄给他裹得紧紧的，小黑马连喊带揍，才抢过一个大襟围住胸口。他心里还琢磨：

“大眼猴和牛牛他们怎么没有回来呢？是不是抓去当兵了呢？……”

他没有来得及多想，脑袋刚一落在草窝里，就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又香又甜，一直到第二天，二小子的沙嗓子大喊大叫，才把他惊醒。迷迷糊糊地听见二小子哭着说，

“你们这些小傻瓜，还不醒醒，师傅跑啦，把我的怀表也骗走啦，呜呜呜……”

可不，师傅的床铺上，只剩下两块光光的木板，啥也不见了。

试 试 看

小黑马在大子上走着，肚子饿得咕咕乱叫！

大子上，卖烧饼果子的、卖煮红薯的、卖肉包子的、卖锅贴儿的……哪儿也能闻到喷鼻子的香味儿。小黑马怪生气，吸吸鼻涕，紧紧腰带，心里暗暗骂一声：“讨厌！我就不看你！”

可是他不知不觉在一锅煮红薯的旁边站下了，红薯煮得吱吱地响，冒着腾腾的热气。呀，这红薯煮得象枣一样的红，准是又甜

又软又热火哩！他正望得发呆，一抬头，又撞见个扎皮带的，还带着一伙穷孩子，不用说，准是来抓人的，小黑马扭身就跑，却听见有人喊他：

“小黑马，别跑！小黑马，别跑！”

小黑马站住脚，回头一看，只见牛牛赶了上来，小黑马非常奇怪，忙问：

“牛牛，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牛牛却不回答他，向那个扎皮带的解放军点点头，大模大样地说：“叔叔，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就来。”

那“叔叔”长了个棠梨色的脸儿，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笑咪咪地应了一声，带着孩子们走了。小黑马这才注意到他是个瘸(qué)子，走路一拐一拐的。

怪！牛牛哪来的这门亲戚呀？怎么没有听他说过有个瘸腿叔叔呢？小黑马正要问，牛牛先说：

“小黑马，你饿了吧？给！”

他递过来一大块带枣的丝糕，小黑马饿极了，也不推，也不让，拿起来就吃。两个孩子一面走一面谈：

“牛牛，你和大眼猴昨天晚上没回来，到哪儿去了呢？”

“大眼猴在劝业场掏人家腰包，给人家抓着啦，我也跟着到了收容所。”

“是抓你们当兵吧？”

“得了，那都是胡扯旦！人家解放军谁要我们小不点儿，你想当还验不上呢。”

“收容所好么？”

“好，你刚才看见的那些孩子都是我叫来的，你也跟我去吧！”

小黑马想了想，说：

“好吧，去试试看，不行，再跑出来。”

两个人相跟到了收容所。

收容所原先是个当铺，头解放，当铺掌柜的跑了，当铺就改成了收容所。里面有好几个院子，都住满了无家无业的流浪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牛牛带小黑马走进一个院子，院里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那个瘸腿的叔叔坐在桌子跟前，翻开一个本本，带笑地点头说：

“来吧，咱们登个记。你叫什么名字？”

小黑马不自在地站着，两只肮脏的光脚丫，不知道怎么放好。心里想：“啥叫‘蹬个鸡’呀？”咀里就随便答着：“我没有名字。”

“那你姓什么呢？”

“姓马。”

牛牛插咀说：“他的外号就叫小黑马，你看他长得又小又黑，跑起来飞快，还不象个小黑马呀！”

旁边围着的孩子都笑了，小黑马翻了他一个白眼，用袖子使劲抹一下鼻涕。

那瘸腿叔叔又问：

“你小的时候，妈妈叫你什么呢？”

小黑马不知道收容所好不好，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名字马长生，看见桌上放了一个墨水瓶，就随口答道：

“我叫马瓶儿。”

“多大岁数？”

“十五岁。”

“爸爸是干什么的呢？”

“爸爸蹬(dēng)三轮，早死了。”

“妈妈呢？”

“我没有妈妈。”



牛牛又插咀了：“什么呀，他有妈妈！”

小黑马好象个点着的炮仗，突然气汹汹地冲到牛牛跟前，大吵大叫：

“你瞎说，你瞎说八道！我哪儿来的妈妈，你给我找出来！”

“你妈妈不是活着么？”牛牛撅着咀儿低声说。

“再说，我揍你！”小黑马紧紧攥(zuàn)着拳头，脸儿憋得通红，眼里转着泪花儿，快要哭出来了。

那位瘸腿叔叔——荣军刘德山非常纳闷：